

澳華新文苑

第1223期(A)



漲落的潮汐 ——追憶詩人劉湛秋

初識劉湛秋是在悉尼大學圖書館。他坐在陽光斜灑的窗邊，目光清亮，話語溫和。我拿出我的幾首詩作交給他，那個悉尼的初秋午後，陽光像融化的蜜糖，緩緩流淌在大學圖書館的木質長桌上。他坐在那片金色的光暈裡，鬢角的白髮泛著細碎的銀光。他接過我的詩稿時，手指微微顫抖，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是歲月留下的印記，也是他始終對文字的虔誠。讀完了我的幾首詩，他微笑著說：“你有寫詩的天賦，要繼續走下去。”這位著名詩人的鼓勵，仿佛一道光，從此照亮我詩意的旅程，讓我在詩歌寫作的道路上鍥而不捨。

他贈送我和我丈夫一本他的散文集《憂鬱的微風》，從這本散文集裡，我可以看到他一貫的散文風格，清新自然、靈動唯美，主題無不表達對生命、時間、愛情的思考，意象純淨而富有禪意。

我稱他“湛秋大哥”，如姐夫般的親厚。其實，他早已是我家人的老朋友。他與我二姐夫用澎哥是蕪湖同鄉，又是高中同窗。五十年代初，二姐如娟和用澎哥考入了哈爾濱工業大學讀機械工程，他也在同年考入了哈爾濱外國語學院主修俄文與俄羅斯文學。他們在遠離家的異鄉成為莫逆之交。這樣的緣分，溫厚而雋永。

2003年湛秋大哥訪問悉尼，我通過姐夫用澎哥得到他的聯繫方式，我們才得以相見。我和丈夫自1998-2021年在澳大利亞駐莫斯科大使館工作時，我寫了不少關於俄羅斯的文章和詩歌。作為翻譯普希金等俄國詩人的權威，自然對俄羅斯自然風光及歷史人文的描寫格外青睞。他看了我寫的《在帕斯捷爾納克的故居》這首詩，評論道：“這是深沉的靈魂探問，也是一次向俄羅斯文學與歷史的致敬。它將詩歌、記憶、苦難、人性、政治交織成一幅幅巨集而傷感的畫面，語言高度詩性並很有力度，詩的內涵深刻真誠，極具文學張力，是一篇佳作……”但他皺起眉頭，不無遺憾地說：“然而這樣批判專制，具有政治傾向的詩，目前在中國很難發表”。

他選了我三首詩，推薦給《詩刊》。當他親手把稿費送到我手中，我的感激之情早已滿盈。我推辭不收，他卻執意說：“這是你的創作成果，怎麼可以不收？”那份堅持，讓我看到他對文學與對創作者的尊重。

在悉尼期間，我曾邀湛秋大哥與英兒到我家做客。英兒當時還是他的女朋友，她沉靜寡言，面容略帶憂鬱。那時英兒與顧城謝燁的感情糾葛已傳得沸沸揚揚，而我始終認為她及時從三角戀的泥沼中抽身出來，是清醒，也是自救。我們一同在我家附近的海灘散步，悉尼初夏的風裹著藍楹花的花瓣，吹落一片淡紫色的溫柔。看潮水在礁石上撞碎成千萬

顆珍珠的碎片。湛秋大哥忽然停下腳步，望著遠處說：“你看這潮水，多像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。”我感覺到了他話裡的滄桑，直到後來讀到他為英兒寫的墓誌銘，才知道有些離別，早就在潮汐的韻律裡寫好了結局。

湛秋大哥待人坦誠，真率，不虛偽不造作，有話直說。每次我回北京，他都請我吃飯，通常是在胡同深處的小館子。他推著那輛老舊的自行車，看到冷清的餐館，就說：“這家不行，太冷清，這裡的菜一定不好吃。”他擺擺手，於是我們又繼續尋找下一家餐館。他的白髮在寒風裡倔強地飄起。有時他會突然說起年輕時的趣事，說他在哈爾濱與同學如何在冬夜的雪地裡大聲背誦普希金的詩，那時他的眼睛又會亮起來，仿佛回到了意氣風發的學生時代。

我曾因他在英兒病重時未能前來照顧而心裡責怪他，後來才知道，那時他正遭腦中風之苦、臥床不起。他被釘在遠方時空，無法來悉尼與英兒相見。得知他中風臥床的消息時，悉尼正值雨季。我站在窗前看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下，想起他說過：“眼淚也是詩的一種。”那個沒能來悉尼見英兒最後一面的冬天，該是怎樣啃噬著他的心啊。那竟成了兩個人的永別。

英兒靜靜地走了。湛秋大哥為她寫下了碑文，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著：

李英·麥琪
中國詩人與作家
劉湛秋深愛的妻子
美麗而幸福的靈魂旅程已圓滿完成
自由的靈魂，將帶著所有理解與智慧，飛入來生。
你被深深地愛著，安詳而幸福地離世
2014年1月8日，享年50歲

這短短的幾行字裡濃縮了他對她的愛，沒有沉重的哀慟，而是一種溫柔而深情的告別。

如今，湛秋大哥亦離世兩年了。他的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。他不僅是詩壇的耕耘者，更是我文學之路上的引路人。潮汐漲落，是時間的呼吸，是命運的韻律。回望那段與湛秋大哥的過往，他的存在，如潮汐，漲落之間，留下深刻的印記，在我心底，一直都在。

如冰



劉湛秋在英兒墓碑前。

家族辛酸的寫照，多難時代的縮影 ——談徐希嶺長篇小說《風塵芻狗》

2021年10月，悉尼城新冠解禁時候，徐希嶺完成了一個中篇，五萬七千字。現在，過了三年，徐希嶺把她心中念茲在茲的這個故事發展成長篇小說，分為上下兩篇，二十三萬字，正式出版。

小說上篇中心人物是余多駿。他從巢湖邊一個小山村被父親送去上海讀了大學，娶了教會學校女生婉容為妻，築建起了自己的“溫柔鄉”，本以為日子會這樣平靜安穩地度過，不料日本侵華戰爭爆發，他遭遇到“1·28事件”和接踵而來的“上海保衛戰”。上海淪陷，余多駿沒日沒夜地投入到將重要工廠物資向西遷移的工作；而妻子婉容帶著孩子和老人開始了艱難的逃難。他們荒村野店，歷盡艱辛走了兩個多月，追著余多駿，好不容易團聚在湖南的悅來鄉。這時的巢湖老家已被日軍燒殺搶掠，老父不堪家遭塗炭，吐血身亡。余多駿奔波在大西南境內外的運輸線上，無法奔喪，也顧及不到妻兒，一家人聚少離多。

婉容流亡到了湘西侗族山寨，生活困頓，土匪騷擾，面臨分娩的艱難時刻她喊出的是：“孩子，快出來！去打鬼子！”接著，一家人繼續逃難，歷經了湖北、湖南、武昌、湘西、贛南，最後落腳在陪都重慶。當時陪都物價飛漲，官場腐敗。余多駿在外執行任務常常幾月不能歸，妻子不得不靠糊紙盒勉強度日。日本對重慶大轟炸中，婉容的乳娘為救小妹中彈身亡。在燃燒的廢墟中，淒苦無告的妻兒與從越南趕回來、找不見家的余多駿相遇。這位大丈夫堅守在西南運輸線上，將國際支援的物資運送到抗戰前線；在艱難困頓中的妻子生養了三個孩子，也堅強地活了下來。

在抗日正面戰場的背後，

余多駿努力的付出和慘烈的遭際，到了共產黨的政權下卻成了歷史反革命。他是第一批支援東北建設的技術幹部，帶一家人從溫暖的上海來到濱城，傾其全部熱情為“共和國”效力，主持這個城市的財經工作，可是卻倒在一個大鳴大放引蛇出洞的陽謀。出於忠誠，他指出，“人民銀行的賬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有三百六十天是錯的。有人在靠黨票吃飯。”但一句真心話就招來大禍臨頭！余多駿被嚴酷批判鬥爭後以右派加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被遣送勞改營。非常不幸，兒子若金也被打成右派分子，關在同一個勞改營，一家兩男丁慘遭牢獄之災。妻子婉容成了九級風浪中開頂風船的人，她的身下是十六歲、十四歲、十歲、六歲四個孩子。當時正值大災荒年代，一家人想方設法艱難度日，還要拯救獄中瀕臨餓死死亡的父母。

余多駿後來從勞改營被保外就醫回到家裡。但飽受折磨、體弱多病的他還是沒能抗得住，回家第七天就命喪黃泉，只得四十九歲。所幸的是女兒余若水砸碎了勞改營的破木頭盒子給父親買了棺木，還了父親最後的尊嚴。上篇的故事在余多駿離世後結束。

下篇開始以第三代人余若水為主體的故事。

大森林深邃莫測的浪漫猶如戲劇，它吸引了余若水拋開了東方小巴黎的濱城去尋自己的戲劇夢。一開始相藝俱佳的余若水受到了追捧，這讓她感覺良好。不過很快，家庭出身就讓她又背起了沉重的包袱。自卑的她只能鑽進戲劇表演中去。這讓她看到了希望，也果真有了收穫，一次次的角色創造她總能站在表演區的中央。

余若水純潔、幼稚、善良、注重自我修養，卻避免不了被妒忌，被算計，被遭損，一言一行總會被人用放大鏡審視上綱上線。文化大革命來了，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、清理階級隊伍中，小小年紀的她便被貼了一屋子的大字報，被揭發，被批鬥。雖然還算聰明自量的她當了逍遙派，但她終究還是被裹挾。那樣轟轟烈烈的迷茫與荒誕，沒有人是逃脫得了的。她被趕下了舞臺，打入了十八層地獄。

余若水閱盡了十年浩劫中非人性的荒誕、殘酷、卑劣。為了改變自己黑到了骨頭渣的命運，她選擇撈取一根“紅色的稻草”，嫁給了一位退伍軍人，以便離開噩夢之地。但是她的命運並無改變。她懷著孩子的時候，被下放勞動改造。後來，余若水爭取到能夠有機會站在三尺講臺上，她在那些質樸可愛的孩子們渴望知識的眼睛裡，看到了自己的責任。因負有責任，生活也有了希望。

最黑暗的時刻意味著黎明將至。就在余若水帶著孩子準備在三尺講臺好好幹一番的時候，話劇團派車來接她，說是給她落實政策了，回團有重要任務需要她。這意味著她會重拾戲劇夢了。命運的玩笑開得真是離譜。她抱著兩歲的女兒又回到了原來噩夢之地，成了《前進在革命大道上》話劇女主的首選人。

之後，中國經歷了那些跌宕複雜的歷史時刻：周恩來去世，發生“天安門反革命事件”；鄧小平再次被打倒；批鄧，批大儒；毛澤東去世；華國鋒接班；粉碎四人幫，等等。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成為後段故事的核心，其核心人物是余若水的初戀吳不群。關鍵時刻是余若水救了吳不群。這兩個有情人，卻因為各自政治的原因不能走到一起。這是那個時代的悲哀。不過，他們畢竟在話劇《於無聲處》中演繹了一對志同道合的戀人。故事的結尾，是若干年後余若水寫了電影劇本《泣血北疆》拍成電影，在濱城的首映式上，分別多年的二人再次相遇……

這樣一部作品，徐希嶺把它定名為“風塵芻狗”。

魏源《老子本義》云：“結芻為狗，用之祭祀，既畢事則棄而踐之。”所謂“芻狗”，即古代祭祀時用草紮成的狗，作為祭品，舉行祭祀以後，即被丟棄。徐希嶺顯然以“芻狗”暗喻她作品中的人物，在風塵中，在污濁紛擾的社會環境中，他們被利用、被鉗制、被蹂躪、被摔打、被拋棄，痛苦又無奈。

而這些人都是徐希嶺的親人！好多年前，她跟我說過她的家族在中國災難連綿的百年歲月中種種不幸。她跟我說過她的外公，說她外公實錄日軍罪行的《鎮江淪陷記》。她跟我說過她家裡就有三人被打成右派，父親四十九歲就死於那場迫害，那段“反右”運動她刻骨銘心。她跟我說，她要決

Book LAUNCHING

《風塵芻狗》新書發布會

作者：徐希嶺
主辦單位：澳洲新藝術聯合會、蘭科出版社。

作品故事橫跨了近一個世紀，三代人經歷了不尋常的風塵磨難；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在個人頭上，那就是一座山。這部作品不僅有文學價值，也有歷史價值，當然更有對社會政治的認識與批判的價值。（何與懷）

時間：2025年8月30日（星期六）
上午10:00 - 下午12:00
地點：悉尼 Rockdale 圖書館三樓會議室
444/446 Princes HWY, Rockdale NSW 2216
联系电话：0406769889 Jenny Gu

徐希嶺《風塵芻狗》新書發佈會海報

心把這一切寫下來。她用的是小說形式，但顯然這是她家族的真實歷史。余多駿的原型就是她的父親，而余若水的原型就是她自己。有一位穿插於故事之中的主要人物——婉容的父親張毅伯，原型也是徐希嶺外祖父張懌伯。

這位張懌伯，是辛亥舉義的革命義士，退伍後從事著實業救國。日軍佔領鎮江後，他堅持民族大義，七次拒絕向日軍當局交出工廠，被日寇以破壞大東亞聖戰將其逮捕。他撰寫日軍罪行實

錄《鎮江淪陷記》，費盡周折自費印刷成書，向全國發行。因有人向日出賣，抓撲，他一直不能回鎮江，在外流亡四年後等待他的是破敗的工廠和被日軍打死的小兒子。1949年中共建政後，年事已高的他以為可以安隱生活了，但作為公私合營的資方代表，卻因公司貸款、債務、人事安排、生活津貼等等問題，剛正耿直的他不斷引來麻煩，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，最後死於屈辱的無奈和痛苦之中，沒有一個兒女能在他的身

邊。張懌伯是不在乎後人評說的，卻有人為他評說出三個閃光點：年輕時策劃辛亥海軍舉義的革命作為；中年抵制日貨，記錄日寇罪行，自費印書散發宣傳，誓死不屈的民族大義；晚年敢於頂風反極左，超乎尋常的可貴。他是品格意志高於求生欲望的人，是文天祥《正氣歌》裡唱的那種人，身上充滿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。他活出的是他自己。徐希嶺以深深的敬意為這位了不起的老人樹碑立傳。（未完）

何與懷